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金蘭筏

第三回 通線索玩月遇強人 弄機關借花充愛妾

詞曰：只因自逞豪華性，歹事立時生。舟中敵國，笑裡藏刀，難測深情。
牆花路柳，暫時折取，到底無根。眼前紈袴，多多少少，誤用聰明。

右調《人月圓》

話說田公子與虞賽玉夫妻反目，登時上馬，又到了花園來，閻文兒與眾人接著，大家一齊坐下。翟有志見田公子面帶怒色，因問道：「大爺有何心事，我細觀尊容，似有惱怒，莫非太爺書內，有甚麼說話麼？」田公子道：「書內并無說話，因不賢妻與我爭論一番，所以著氣。」仇鬍子道：「何如？我說大爺回去，大娘要見責的。」田公子道：「他怎敢責我！」卜三道：「責是不敢責，管是要管的。」凌二道：「我們快些去罷，恐怕大娘嚷到花園裡來！」殷大道：「若是大娘來，把公子躲過，只說不曾來罷了。」你一句，我一句，把田公子說得滿臉通紅。仇鬍子見公子有慚愧之色，因解說道：「你們大家放心，大爺若是怕大娘，他就不到園中來。」田公子道：「這話說得是，我若是伏他管的，怎麼才去便來！」仇鬍子乘機說道：「前日我在吏部文選司王老爺家中，他的公子，心性與田大爺一般不懼內的。王公子在外包了一個婦人，被他大娘知道了，為吃醋說他幾句，他便在外面連連娶了三四個妾。他的大娘沒奈何，反與公子和好。」田公子道：「我今也要娶妾，王公子娶三四個，我偏要娶七八個。」仇鬍子故意道：「這個使不得。」田公子道：「為甚麼使不得？」仇鬍子道：「娶妾之事，一則要費銀子，二則要離家。」田公子道：「要費多少銀子？」仇鬍子道：「這件事，那事裡有定價，人品標緻些，價錢又多些。若要好的，每一妾約費千餘金，連一切使用，又費一二百金。前日王公子娶四個妾，足足花費六千兩銀子。」田公子道：「這幾千兩銀子，值得甚事！你難道笑我花費不起？」仇鬍子道：「不是說大爺花費不起，但是王公子隨得自己，大爺只恐隨不得自己，王公子離得家，大爺只恐離不得家。」田公子道：「你這話好笑。我家老爺生我一人，把家私交付我，聽我使用，誰來管我！若說離家，越發容易，我在這園中一住多時，有甚麼離不得家。但不知要往那裡去。」仇鬍子道：「天下人有一個口號，說道『要娶小，揚州討』，大爺要娶如夫人，一定到揚州去。」田公子道：「這等說來，除了揚州，天下就沒有女兒了。」仇鬍子道：「大爺有所不知，那揚州是個沖要繁華之地，天下□三省的人，都在那里居住，所以養瘦馬的，都在揚州，別處沒有。」公子道：「怎麼叫養瘦馬？」仇鬍子道：「那揚州女兒，號為瘦馬，有一等人家，慣把人家的女兒養在家中，但凡女兒經了他們的收拾，便精精緻致，裊裊娜娜起來。那些做媒的，每月在瘦馬人家走動，張家有幾個，李家有幾個，都是曉得的。外路的官員公子、經商客人，要娶小的，對媒人說一聲，不消我費力，自有主人家來包攬生意。也有小轎兒抬來看的，也有到瘦馬人家去看的，看中不中，與他些銀子，名為相錢。若是看中了，就講價錢，價錢講定，一邊兌銀子，一邊將轎兒抬去，甚是爽快。」

田公子聽了大喜道：「原來揚州有這等好處，今日便起程前去便了。」仇鬍子道：「大爺說得這等容易，若是今日去，只好大爺自去，我們眾人不得奉陪了。」田公子道：「這是為何？」鬍子道：「我們眾人，也有有父母的，也有有老婆的，也有有兒女的，皆要設處銀子安家，製備行李鋪蓋，怎能容易動身！就是大爺，也要多帶些銀子才好，叫做一分行貨一分錢，銀子越多，女兒越好。」田公子道：「你們慣會說窮話，我家老爺，做了一任布政，府中的宦囊，還盡數買幾□個女子。如今先帶萬金，要用再取，你們六人，每人一百兩安家，閻文官是二百兩，比你們多一倍。」仇鬍子道：「原來大爺如此性急，眾兄弟不可遲慢。各領一百兩回去走走，午後一齊下船起身。」田公子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叫管帳的每人付銀一百，閻文官是二百，再到庫房中，取銀一萬兩，準備船隻，午後起程。家人不敢違拗，遂先將眾人銀兩，面付眾人，各自回去，打點行李安家，又將庫房銀兩，照數查兌一萬兩，拾上座船，準備起程。田公子即時收拾行李，盡發下船。到了午後，也不回府中別聲娘子，竟到船裡，只見仇鬍子、閻文兒等七人，早已在船中俟候。那座船上打著都察院旗號，吹打放炮，好不熱鬧。

正要開船，只見翟有志道：「我有一說在此，不知大爺意下何如。」田公子道：「你有甚麼話說？」翟有志道：「這座船甚大，行得甚慢，我的愚見，與仇大哥駕只小船，先到揚州預備寓處。候大爺一到，即便上去安歇何如？」田公子不知是計，遂說道：「此說甚妙，快駕小船前去。」二人見田公子口允，遂另僱一隻小船，過船先去，公子座船甚大，又有萬金在內，愈覺沉重，每日只行數□里。仇翟二人駕了小船，連夜趕行到吳江縣太湖口地方，二人商議道：「不要去了，此處可以下手。」看官，你道那仇翟二人商議甚麼？原來因田公子帶了萬金買妾，他預先在本地約下歹人，看了地方，要做強人打劫田公子，見這太湖口波濤洶湧，地方空闊，所以約在此處下手。這駕小船的與船內的人，都是他一伙強盜，大家商議定了，準備搶劫。

候了三日，座船吹打而來。也是田公子不識好人的報應，行到此處，只見紅日西沉，冰輪東起，田公子要賞月，吩咐住船，船家不敢違命，小船住下。田公子與閻文兒，殷阮凌卜等人，飲酒取樂。吃至三鼓，忽見後面一隻小船，八把槳如飛而來，座船上守更的問道：「來的是甚麼船？」那船一聲胡哨，明火執杖，花面纏頭，搶入船艙，好似認得一般。就把田公子捆做個四馬攢蹄，眾家人見捆倒公子，恐有傷公子，大家不敢動手。眾強人掀開船板，把一萬金登時搶劫，依舊駕船而去。

家人見強人去了，方敢上前，把公子解開。此時公子已唬得面如土色。殷卜凌阮等人，先時藏躲，此時見公子解放，就慢慢出來，只有閻文兒，還嚇得在那裡打戰。蓋因搶劫一事，只有仇翟二人同謀，眾人都不曉得。卜三殷大對田公子道：「大爺，事不宜遲，快到吳江縣裡遞失盜呈子去！」

田公子道：「這些銀子值得甚麼，遞甚失盜呈子，被家中知道了，反惹笑話。這是我自己失記了，揚州有個姓錢的，現領我家的本錢，我若要用銀子，只消到那裡去取，何必自己帶銀出來，反受一場恐嚇。如今失去這銀，不必提起，到了揚州，自有理會。」眾人見田公子把萬金看的甚小，齊說道：「大人有大量，畢竟大爺是一位大人。」田公子吩咐船家開船，船家稟道：「此時正是四更時分，前面空闊難行。等天亮了，方可前進。」田公子道：「這叫做賊去關門，我銀子已經劫去，怕他甚麼，快些開船！」船家不敢違命，開船前進不題。

卻說仇翟二人，引一伙人將萬金劫去，他二人每人得三千，其餘四千兩與同伙人分去，有三□餘人。你道眾人如何分得甚少？只因仇翟二人為首，以下眾人，就如僱將來的一般，不過得些工錢而已。仇翟二人把銀分了，依舊駕了小船，連夜攢行，先到揚州，尋下客寓，又恐田公子失了銀子，不到揚州，就著翟有志駕了小船，前來迎接。那日接著田公子的船，翟有志把小船傍了座船，扒上去，走到艙中，對田公子道：「大爺來了麼？」田公子道：「來是來了，只是帶來的銀子，被強盜打劫去了。」翟有志假意道：「這是幾時的事，在甚地方？」田公子道：「在吳江縣太湖口失事的。」翟有志道：「為何不到縣裡遞呈子，差人捕盜，怎麼就來了？」田公子道：「你曉得我前日在家中，是上了氣來的，今把這事傳出來，反被我的內人笑話。這幾兩銀子，也還不在我心上，何必又去遞呈子！」翟有志道：「大爺說得是。這些銀子，在大爺這等家勢，只當太倉中的一粟，連我方才說遞呈子的話，都是饒舌。如今不消說了，客寓久已定下，請大爺上去罷。」田公子道：「船中坐得心焦，有了寓處，即便上去。」

鼓手吹打，田公子乘了轎到寓，行李隨時挑發，仇人九接著。翟有志把上項失盜等事說了一遍，仇人九道：「只是我們不在身邊，就如此不好。如今銀子劫去，要把甚麼使用？」田公子道：「你不要愁沒銀子使用，這裡有個商人，姓錢名日生，是領我家的本錢。你二人去訪他住在那裡，訪著了，我親自去會他，要用銀子，只管去取。莫說一萬兩，就是二萬兩，也取得來。」仇翟二人聽了，暗暗歡喜，因說道：「大爺在船中辛苦了，在此安歇，我兩人就去訪他。」說罷，出門而去。

兩人在路上商議道：「原來田公子有這項銀子在此，我們大有生發，只要在女色上勾引他才好。」二人主意定了，去了半日，就回來對公子說道：「那錢日生我們訪著了，在河下住。人說他前年領老爺□萬銀子作本，如今發積起來，有二□萬之富。」田公

子道：「既如此，吩咐打轎，我親自去會他。」遂乘了轎，來到錢日生家。那錢日生見銀主到了，百般奉承：「請問公子到敝府，有何貴幹？」田公子道：「一則來與年翁把帳目算算。二則要娶幾個小妾。」錢日生道：「這個容易。叫人吩咐官媒，叫這些養瘦馬的人家，抬到公子貴寓來，但憑選擇，講明白價錢，到這裡來兌罷了。」田公子道：「你先把幾千銀子，到敝寓零用，待娶妾講價明白，再來取吧。」錢日生如命而行，留公子酒席，飲罷回寓。

次日，那些做媒的聽得田公子要娶幾個妾，一個傳□，□個傳百，把那些瘦馬人家轟動了，都將小轎兒抬到寓所來，接踵而至，看個不了。先前看一個兩個，頗覺標緻，看到後來，覺得越看越醜了。這是為何？俗話說得好，叫做「老王揀瓜，揀得眼花。」都是越看得多，眼睛越高，所以越覺醜了。看了兩三日，相錢去了幾□兩，不曾成得一個。一日，仇翟二人走來，對田公子說道：「我們訪得一個小寡婦，叫做鄭羞花，甚是標緻。未知大爺要看麼？」田公子道：「小寡婦也是好的，快抬來我看。」仇翟二人應諾而去。看官，你道這小寡婦是甚麼人？原來不是寡婦，是個妓者，這又是仇翟二人與烏龜商議了，弄田公子的錢鈔的。

當下田公子應承，仇翟二人去了一會，將那婦人抬到寓處。只見那婦人有□八九歲，懶梳妝的頭，穿一件鷹背色的小袖衫兒，一枝梅的背心，銀紅羅裙，元色褶褲，套雲鞋。下了轎，朝著田公子道了萬福，遂與公子坐下。公子問道：「你多少歲了？」婦人道：「□八歲了。」田公子道：「你丈夫亡過幾年了？」婦人道：「過年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看著田公子，有眉來眼去之意。仇翟等人是說同的，大家都出去了。田公子一向久亢，見旁邊無人，遂坐到婦人身邊，伸手來摸那婦人的胸前。婦人道：「外邊有人看見。」公子道：「沒有人。」婦人道：「你的房在那裡？」田公子道：「這裡邊就是，請你去看看。」婦人立起身來，走到房門口，故意不進去，立在房門口，向裡張看。田公子先走到房裡，挽著婦人的手，往裡一拖，拖那婦人進入房中，遂摟著道：「你既要與我為妾。我先嚐一嚐你的妙處。」婦人道：「知道成與不成，就這樣胡纏。」田公子道：「那有不成之理！」遂揭起婦人的裙，褪下小衣，在牀邊上行起事來。婦人半推半就，與田公子雲雨一番，就做出許多嬌媚之態，把一個田公子活活愛死。雲雨已畢，婦人整一整雲鬟，走出房來，依舊坐下。仇翟二人先見田公子與婦人走到房中，明知上套，今見出來坐下，遂走進來道：「外面轎夫催促，娘子請回去。若是大爺中意了，我再來講媒罷。」婦人立起身來，低聲對田公子道：「我回去了。」田公子恨不得留住片刻，也是好的，眼中幾乎流淚。

婦人已去，田公子對仇翟二人道：「這個寡婦甚好，比前日看的那些女兒，強勝百倍，他要多少禮錢？」仇翟二人道：「禮錢比那些女兒更貴。他說要三千兩禮錢，還要時常照看他母親哩。我想一個寡婦，怎要這許多，大爺另看罷了。」田公子道：「這寡婦著實好，三千兩銀子值些甚麼，便依他罷了。他的母親，每月與他五□兩銀子供養何如？」仇翟二人道：「這就穀了。」田公子道：「你二人即刻去與她說明了，向錢日生那裡兌三千兩與他，再寫一票與他，每月付銀五□兩與他母親，今晚就要抬來方好。」仇翟二人道：「這個自然是一面兌銀，一面抬人的。」

二人遂走到錢日生家，兌了三千兩銀子，將一千兩與那烏龜，二人各分一千兩。所說的母親，便是鴛兒，仇翟也與他講明，每月五□兩，作三股均分。當日遂將那婦人抬回，田公子見婦人抬到，就如半天裡掉下一個仙女來一般，百般珍愛，此後把一個閻文兒丟得冷冷清清，每日與仇翟等人混鬧而已。未知田公子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顧天飛評曰：做人不可不直，作文不可不曲。人不直，必不是好人；文不曲，便不是好文。讀《金蘭筏》第三回，如入武夷山，但見千岩萬壑，曲折處難以枚舉，是絕好一篇曲折文字，慧心人斷不可草草率率看過。